

让思想拐个弯

家乡在何处

◆ 顾 土

从前读余光中的《乡愁》，鼻子是会酸的。其实，只有云山阻隔、参商已久的时候，思乡才是乡愁，而如今，邮票和船票越来越少，乘船出行已经成了豪华游，飞机和高铁一再缩短了归乡的时间，海峡、大洋也可以一越而过，望乡，早已不是愁肠百结了。

古人安土重迁，所以家乡的概念很明确，生于斯长于斯，几代甚至十几代定居的地方就是家乡。在他们看来，出去就像断梗飘萍，只有家乡才有稳定感，“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有很多人一辈子不离故土，也有人外出闯荡，但无论做官经商，即使告老也要还乡，葬也要葬在家乡。有人自己在外谋生，妻小却留在家乡，有人虽然携家带口，但家乡有祖屋、祖坟，还有不出五服的亲戚，所有的人生纽带都与家乡相连接。孤死首丘，何况人呢。

今人说起家乡，大致分两类，有的土生土长，说起家乡毫不含糊，无论春运如何吓人，起码过年都要人在家乡，而有的人则是另一番景象了。

在我成长的年月，四周的许多长辈多年在外谋生，都在新的地方

成家立业，尽管他们十分明确自己的家乡，而且乡音未改，遇见同乡显得格外亲切，一口家乡话顿时可以冒了出来，饮食习惯也几十年不变，或者爱吃辣的，或是好吃甜的，但这只是一种乡情，除非家乡还有长辈在，否则难得回老家一次。家乡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一种标识，填表的时候最能显示出归属感。

到了我们这一代，家乡成了不尴不尬的事情，算哪里呢？随父母吧，可他们的家乡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位置；说自己成长的地方吧，可这里的一切习俗似乎还没有渗入血液。有人一提北京人，就问是大院的还是胡同的，大院里生长起来的孩子们，大都属于家乡模糊派，填表时总会问，填籍贯呢还是填出生地。

家乡就是故乡，一说故乡，自然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可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由小变老的男女，家只是某高楼中某层里的某个单元，而且还搬来搬去，既无土地也无行舟，说家还勉强，说乡就是自欺欺人了。有的朋友，在不同地方都买了房子，退休后三亚住几个月，成都住几个月，北京住几个月，外国住几个月，非但没有故乡，而且还四海为家了。

繁华与寂寞

春天记

◆ 赵 波

在经历漫长的半年旅行生活，经过泰国的曼谷，清迈，回到上海，常州，再出发去香港参与做杨麟先生的夜夜谈节目录制，在澳门的海边住在澳门新闻网提供的公寓里尝试了一段当地生活，然后回到深圳，住在华侨城的创意园区，每天呼朋引伴的生活开始了，直到从深圳去北京。然后热闹慢慢降温，回到最初的家园，我的常州。一个人的家。

如同一只倦鸟，疲惫难支。在自己的窝里舔平那些暗藏的伤口。午夜梦回回想所有的往事和故事。听电台 24 小时不断推送的老情歌。

春天对于我是充满肃杀之气的。因为我母亲永别于 2008 年的 3 月 19 日，那年的一场大雪好似把整个世界都堆积成洁白的一片。她不知道悲剧即将发生，在最后留给我的照

片上依然和往日一样温暖开怀地笑着，用手势比划着胜利的 v 字形。她不知道，此后的每年春天我都会心里下雪，冰凉如冬。

回到家乡过清明节，亲戚们已经扫过墓了。于是我独自坐十五路公共汽车去凤凰山华侨公墓。

在那里如今聚集了几乎所有我逝去的亲人们，有最早离开的爷爷奶奶，然后是年轻的姑父，他在某年夏天黄昏练气功的时候头脑勺摔倒着地，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再然后是外公，还有嗜酒如命终于也被酒害死的二舅，直到妈妈的加入，我慢慢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还是一样会买点东西，会和他们说些悄悄话，然后香燃尽了，锡箔化了，我才慢慢告辞。

也会有不同，今年和我的干女儿七岁的可可看了很多花。东郊公

总是想得太多

古 派

◆ 戴 蓉

母亲说，父亲是个古派人。

父亲喜欢用手帕，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西装裤的口袋里，自己手洗晾干，一包手帕纸也没见他用过。不知道我用手帕的习惯是否受他影响。回家时带两块男式手帕送他，他对深色调不是太满意，但收下时脸上有微微的笑意。

夜深了，头顶上突然传出轰轰的声响，我骇异地抬头。母亲无奈地解释，楼上的男孩日夜在客厅里骑一辆带马达的自行车。我问她为什么不跟大人们提醒一下，母亲说父亲不让，他的意思是好好的邻里关系，这点小事还忍得下。顿时想起自己那幢楼，楼下晒的被子被淋湿了，主人怒冲冲上来逐层拍门寻找“罪证”。在我看来与人理论是常有的事，但在父亲那里，道理跟人情比起来，显然没那么要紧。什么话可以说，说到哪一步，他自有他的准则。虽然这个时代的邻居已经不是隔壁院子里的番石榴熟了会送一篮过来的旧知，但父亲依然是守着一点

古老温情的人。吃饭时谈起一个以前的熟人，我说现在坐下来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平时在饭桌上沉默寡言的父亲突然开口：“我记得他以前对你挺好的。”他是那种朋友要交一辈子的人。

中学时去爬山，老师带我们去走访他山下的友人。到了大门口，刚才还放任我们满山疯玩的老师，把我们攥在手里从山上摘来的白色茅草一一收缴起来，扎成一束放在猪圈前面。他说，白茅带到家里是坏吉利的。老师让我们蹭掉鞋上的泥土，拍净身上的草屑再进门。最近在读的一本关于美学和礼仪的书，是个日本老太太写的，她提议到别人家里做客，进门前应该脱下大衣抖去灰尘，对折挽在手上方可进门，最好包里备一双干净棉袜，在玄关套上，免得踩脏主人的榻榻米。不必感叹人家的礼仪周到，我们的旧俗一样是从心底里体恤他人的，即便是到草舍田家，也有这样细密的心思。

西南的琐事尘语

说来惭愧，我是四川人，但对川剧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闺蜜孟蔚红跟我有二十年的交情。早年我们都是文化记者，一个办公室，她跑戏曲，我跑出版，各自分头跑自己的线，写自己的稿，然后经常腻在一起玩，摆电影说八卦，基本上不涉及各自的专线话题，原因是我不太爱看戏，而出版话题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枯燥。我们两个人，姐妹相称，感情深厚，玩呢，是直到现在还三天两头聚，至于说跑呢，我最后跑回家里专职写作，小孟则跑出了一本她的专业书，不久前，她的《情探——川剧经典剧目访谈记》出版了。

我看戏不多，川剧尤其看得少，书名里的那部著名的《情探》我就没看过。这是川剧名角陈巧茹的招牌戏。《情探》是经典剧目，之前还有几个名角演绎得很是精彩，但现在演绎得最叫好的是陈巧茹版的《情探》。我看过她的《四川好人》《马前泼水》，都是很棒的戏。前几



赵熙的戏词

◆ 洁 尘

天在一个活动上遇到陈巧茹，我旁边正好有一个女友跟我一起去看《马前泼水》，见到台下的陈巧茹，吃了一惊，悄声告诉我，啊，舞台上的她看上去很是娇小秀美，居然个子这么高啊？！我说，是啊，舞台演员就得这样啊，舞台上看上去是缩小了，其实要比一般人更加高挑才行，否则身姿不舒展，形象不好看。跟陈巧茹聊天，她说她马上有一出新戏要演，问要不要去看？她说的那个时间我正好有事外出，只能说遗憾了。

小孟的这本书相当好看，访谈、典故、资料、现场，穿插剪裁，史料价值和阅读趣味都很好。在书里我才知《情探》剧本出自赵熙之手。

赵熙这个人才太有意思了，四川晚清大才子，辛亥革命义士，为官和从文都声名显赫口碑甚佳。从文士的角度说，赵熙工诗、善书，还有

丹青手艺，居然还延伸到了写戏上面，堪称全才。

看看赵熙的戏词，就在《情探》里，这份才情少人能比呢，“……更阒静，夜色衰，月明如水浸楼台，透出了凄风一派，梨花落，杏花开，梦绕长安十二街，夜间和露立窗台，到晓来辗转书斋外，纸儿、笔儿、墨儿、砚儿，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在，泪洒空斋，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见一书来……”。

虽然我对戏曲的兴趣不大，但平日里还是有所接触，我先生是天津人，京剧迷，经常看戏曲频道里的京剧；成都如果有现场的京剧演出，一般也要去看，我于是跟从而去。我就这么泡了半只脚在京剧里。记得先生说，他虽然更爱京剧，但公正地说，川剧戏词之美，在各个剧种之上。这回通过小孟的书，读了赵熙的戏词片段，就更向往能看上一次《情探》了……



本埠生活录

面食与米食下篇

◆ 石磊

郑州的魏国羊肉汤，浓汤滚沸，满工满料。早春清寒，慢慢吃一碗，吃完晃去河南省博物院，被满院夏商周青铜雷霆震撼个灵魂出窍，深夜里回味起来，这个灵与肉，真真是绝配的魏国的店堂干干净净，小小仿古，迎面亦是无穷无尽凉拌菜与热卤菜，最生趣，是墙上安民告示，除了提醒仔细看管钱财幼童，更添一笔，饼比较酥、脆，请您细嚼慢咽。店家的傲慢，婉转流露。风貌各异的面饼，揉尽古往今来多少繁复心思，想想要兴叹。

豫和馍菜汤是从少林寺归来，傍晚赶去的。于一城拥堵中，果断当街抓个摩的，肉贴肉亲昵飞奔。郑州的摩的价钱跟出租车一样，胜在穿街走巷，不惧堵车，很是好用。豫和馍菜汤的吃，馍占了首位，说起来，不过是白面馒头罢了，却筋韧松喧，极是好吃。菜是杏仁凉拌苦菊，十分清雅澹泊。后来晃去洛阳，深夜跑去老洛阳面馆吃东西，一边吃糊涂面，炒扁粉坨子，一边看见面馆的工作人员开始吃晚上的工作饭，一巨盆子的馍堆成小山，忍不住跟服务员大妈要一个，包子瞪大眼骇然我跟人白讨，人家大妈笑眯眯伸手就递过来了。那个工作馍，亦是真好吃。

开封小吃闻名，相当精致丰盛。此地六朝古都，三千年文明，留

下来的好吃玩意儿，藏龙卧虎，值得仔细勘探。灌汤包品貌双全，红薯泥耗时费工，五香羊蹄刚柔相济。豫菜第一大代表，鲤鱼焙面，令我小小销了一回魂。这菜，上桌卖相极好，果然是有来历的古都身世。鲤鱼滑嫩细致，焙面精巧铺陈，如一抹柔云，覆盖隆重鲤鱼。一道草重的大菜，被这抹焙面一烘托，显得举重若轻诗意横生，确实无限妙笔。

晃去安阳，看殷墟，袁林，太行大峡谷，这个豫北小城，竟是十三朝古都，绝对惊天动地。城中两间百年老铺，轮着吃。盛德利的茉莉花拌雪糕丁，茉莉花雪白，血糕丁赤褐，非常特别。血糕是猪血与荞麦的混制，吃起来像是豆腐干。菜单上，有一味“馍沾酱”，给一盆子馍，小小的，简直不像是中原的馍，一大碟子自家制的酱，馍香，酱醇，真真朴素好东西。聚宾楼，当年袁世凯大宴群雄的馆子。名菜不少，道口烧鸡安阳烩菜，都还罢了，顶顶迷人，是此地的包子，一大碟十枚，鸡蛋木耳粉丝之类的平民材料，却精工细作，制得绝好。槐叶饭大刀面手撕饼，种种面食，一一好吃。

河南晃晃，最不堪吃，是名满天下的洛阳水席，第一名馆真不同的燕菜，粗疏荒谬不堪一吃，武则天地下有知，估计会气醒过来。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49)

◆ 严 力

➡ 尽管穷人和富人的哲学是不一样的
但哲学也是有寿命局限的

➡ 如果现实失去了
往前走的动力
那么它就会变成历史了

➡ 很多西方政客貌似民主地
强迫青蛙脱掉天生的迷彩装
改穿标了价的食品包装

➡ 空调把世态炎凉
调整到平均的二十度
你幸福吗？

➡ 全球化在人的肝和心脏上
都挂上了商业的牌照
所以你要交纳感情税